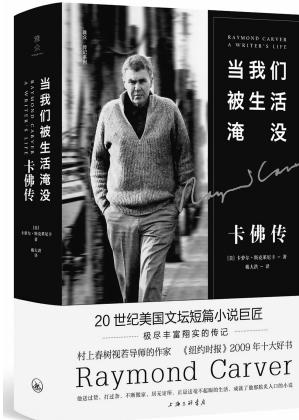


卡佛的生活启示录

人至中年,穷困潦倒,家庭危机,生活幻灭,但似乎,并不是那么一味地“丧”



《当我们被生活淹没:卡佛传》
[美]卡萝尔·斯克莱尼卡
雅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
2018年12月

读雷蒙德·卡佛,心情复杂。我看见投射在我的生活,或者我周围的人们的生活里的,长长的影子。隔着时空,文学引起的况味,可以不同,也可以相通。

好像,仿佛,大概……没法定义卡佛小说的表达主题。卡佛被比作海明威,也被比作契诃夫,奉行极简主义和现实主义。他的小说人物大多是美国蓝领阶层“穷白人”:司机、工人、侍者、销售员,等等。人至中年,穷困潦倒,家庭危机,生活幻灭,但似乎,并不是那么一味地“丧”,在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绝望的背后,有一些东西在支撑着。

阅读有路可循。读了文学作品,最好还要读一读传记。《当我们被生活淹没:卡佛传》的作者,卡萝尔·斯克莱尼卡,是一位专业的传记作家,她花了十年时间,走访近百位相关人员,写成这部翔实的大作,细诉了作家的经历与其作品的联系。

雷蒙德·卡佛(1938—1988)出生于俄勒冈州贫穷的锯木工人家庭。少年时,他看到报上的一个函授写作课程,萌发了写作的兴趣。“记住,

没有人比你更有权利成功”,广告词听上去很像骗人的,但卡佛完成了全部课程,并懂得了短篇小说的奥秘在于精简。对于卡佛来说,他把精力投放在短篇创作之上,主要还因为他需要钱,很多钱,来养家。

卡佛结婚时只有18岁,妻子玛丽安17岁(也可能19岁和16岁,据说卡佛记错了)。奉子成婚。她放弃了上大学,他边打工边求学。他俩在20岁之前有了两个孩子。困苦损耗了爱情,争吵、猜疑、酗酒、失业、出轨……相互依恋,也相互憎恨。在寻找出口与突围的途中,他俩都沉溺于酒精的梦魇。1977年,卡佛摆脱了对酒精的迷恋,迎来了创作的新生。1982年,两人离婚,后来成为朋友。卡佛与女作家特丽丝成婚,他把晚期作品都题献给了特丽丝,因为她带给他“亲切与平静”。据友人描述,卡佛对玛丽安感到愧悔,他留下了“所有成功”,而她却不得不“站在雨中”。在卡佛过世之后,卡佛与玛丽安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向继母提出了财产继承权诉讼,卡佛的身后并不平静。

卡佛的家庭生活,随手剥离一片,就是小说

的素材。所以,卡佛总是在写“他”和“她”。有的批评家指责卡佛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大事件,可是,想一想,卡佛的小说难道不正是20世纪中下叶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卡佛的创作历程里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人——他的编辑戈登·利什。卡佛为人称道的极简手法,实际上很多出自于利什的删改,他大刀阔斧,非常狠地砍伐枝叶。利什的做法是有争议的,一方面他发掘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卡佛,另一方面他也损害了作者的创作自主和自信心。何况,利什的修改版本是否就是最好的呢?过度的简洁,有时候难免让人觉得干枯。在卡佛恢复自己原初的不那么简洁的笔法的短篇合集《大教堂》里,情感饱满度的增加反而为卡佛赢得了更多的声誉。卡佛与利什,只能像一对离婚“夫妻”,分道扬镳了。

卡佛的小说充满了不确定和想象空间。口服避孕药发明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才开始逐渐普及,我不由想到,假如这枚小小的“魔丸”早几年就有了,雷蒙德·卡佛的一生与他的作品,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呢?

林颐

一条“务实”的历史研究途径

从器物角度切入中国的历史文化,可以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

极简中国史旨在普及,但要做到简约而不简单,不容易。张经纬的这部《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从器物角度切入中国的历史文化,可以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历史、寻找传统呢?文物学家张辛有过论述,他说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务实,一条是务虚。务虚就是以古文献为基础的理论性研究,务实就是格物致知,是指亲近具体的器物,也就是文物。我们要从文献和文物之中,去获知去体悟,去关照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昨天。张辛说,这就是文物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

而张经纬说,他想把文物和历史的脉络结合起来,把深藏在博物馆中冷冰冰的文物,用立体、动态的方式呈献给大家,同时通过文物来理解历史,串连起一个简明的“中国史”脉络,换句话说,张经纬就是在履践一条“务实”的历史研究途径。

新石器时代遗留下许多玉器,学界通常认为,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六器”,形成了一种远古玉崇拜,要么是部落首领权力的象征,要么

是巫师沟通神灵世界的器物,而张经纬指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些玉器可能是史前人们商品交换、部落结盟时的媒介,即当作货币来使用的。结合武乙墓葬、穆天子西行、秦人铸币等传说与史料,张经纬分析了玉石在其中发挥的货币职能,进而推出,这些古代王朝的衰落,是不是也和玉石产量下降导致的经费不足有关呢?

这个设想开启了张经纬的历史思考之路。随后,商周青铜器演绎了差不多的推论。缺乏战马可供驱驰,也没有铜兵器用以御敌,周王室难以逃脱被犬戎攻破的命运,继而权力被全面接受王室铜、马专营的秦、楚两国所剥夺。然后,汉代文物里那么多的香炉、飞马,显示了汉王室关于神山与长生不老的信念,对天马的追求让他们耗尽了西汉的财富。魏晋是中国许多艺术的发源时期,宗师辈出的时代,张经纬从王羲之的书法和道教的关系中探索东晋面临的困境,东晋核心的吴越之地难以支撑高额军事开支,王羲之这样的名士们只能以“放浪形骸之外”来排遣内心的惆怅。

以这样的观察方式,张经纬陆续挖开了中国各朝各代的一些切面。存世之器物固然琳琅满目,总数多到难以统计,然最具代表的也不过就是那么几样。北魏的石窟,连着佛教的传播;小小的茶叶,牵系唐宋的对外贸易;宋代文人画的兴起,意味着汉族统治转向了内向型;元代的园林,表明文人理想由遁迹山林向着大隐于市发展;关于明式家具,张经纬着眼于这类奢侈的物质追求如何把明代引入高收入、高风险的全新的贸易体系,而这种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贸易体系在清朝的瓦解,除了关注传统的茶叶、丝绸、军火之外,张经纬选择以“蓝染布”为样本,颜料合成和轻工业抢夺了本土天然染料的空间,财富流动大变向。

张经纬的唯“物”论难免过于抬高了“物”的效用。王朝兴衰的原因,除了物,肯定还有人,还有政治斗争、思想交锋与制度变革。作为一部极简史,不宜拓延,枝节太多会显得啰嗦,因此,作者抓着一点大力阐发的处理,我们可以理解但须明了。既要务实,也要务虚。

赵青新

失控的战争

仅仅截取了一战爆发最初一个月的过程,却清晰地解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因后果

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一出精彩的历史大戏,随着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去世拉开了帷幕。那是二十世纪最为豪华的一场葬礼,送葬的队伍集合了彼时世界上所有大国的贵族显要,其中包括九位帝王、五位王储、七位皇后、四十多位皇室贵胄……但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为爱德华七世送葬来了,他们同时也各怀心思,表面上至爱亲朋,暗地里磨刀霍霍;他们既要展示自己国家的实力,也在私下里搞点小动作,相互较劲,彼此窥伺。他们彬彬有礼、小心翼翼地相互交涉,然而在一片祥和的表象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声已经隐隐在耳了。

塔奇曼的《八月炮火》之所以能够在浩如烟海的一战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让作者一举成名,一方面在于她出色的文笔,另一方面,这本书所取的视角独特,它仅仅截取了一战爆发最初一个月的过程,却清晰地解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因后果;而在写作手法上则是悬疑性十足,让读者一旦拿起,就很难放下——前面讲述的爱德华七世的葬礼,即出自这本书的“引子”,正是通过这个引子,我们被带入了一战爆发前的微妙岁月,世界大战未雨绸缪,各路人物粉墨登场,世界无可挽回地滑向战争的泥淖。

对于世纪之交的人类而言,已经过去的十九世纪可谓成果丰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但是,二十世纪初期的真实状况,显然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风平浪静,无论是国土之争,抑或是种族较量,世界各大国之间从来不曾停止过明争暗斗。尽管每个国家似乎都在竭力规避战争,法国闭目塞听,英国一忍再忍,俄国徒具一个庞然大物的身躯,比利时则一直幻想着置身事外……就连发起战争的凶狠德国也从来不曾真心想打仗,然而时钟毕竟还是在1914年卡住不动了——在塔奇曼看来,时钟卡住的日期,应该具体指向1914年8月,正是在这个精确的时间里,“有一种东西在逼近,不可逃避,无所不包,笼罩着每一个人”,进而最终开启了八月炮火,并推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情势的演变……而这种僵持局面背后的推手,则是那些刚愎自用的帝王、心怀叵测的政客、自以为是的将领。塔奇曼对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细致的刻画,德皇的口无遮拦,格雷的小心谨慎,霞飞的固执已见……所有这些举足轻重的人物,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通过对1914年8月的描述,塔奇曼试图解答两个问题:其一,一战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其二,

一战为什么会失控,终至演变成一场长达四年的持久战。针对第一个问题,塔奇曼认为,一战爆发的主要责任在于德皇威廉二世,是他的狂妄自大和颟顸无知直接导致了一战的爆发;针对第二个问题,塔奇曼认为,决定交战双方陷入持久战的关键是马恩河战役,这次战役成功阻止了德国人的快速推进,让协约国真正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必须打垮的敌人,是一场必须要血战到底的战争,从而堵塞了后来所有谋求妥协和平或“没有胜利的和平之路”。应该说塔奇曼对第二个问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但对第一个问题,她的解释却未免失之于武断,战争本来是参战各国长期积怨的结果,仅凭一己之力,又怎会撬起战争的杠杆呢?

塔奇曼曾经说过,“发现历史真相在起始的阶段已经足够”,重点不在于急于发掘历史发生的原因,而是细心搜集相关的史料,且把它们依序编成系列,建立起一定的叙事模式。所以,对于历史的写作不必要求面面俱到,而是剪裁得当,点到为止——这种与学院派拉开一定距离的写法,正是塔奇曼写作《八月炮火》所运用的写法。

王淼



《八月炮火》
[美]芭芭拉·塔奇曼
上海三联书店
2018年8月